

金時龍農業生產合作社是在吉林省延吉縣第五區英成村。全組都是朝鮮族。村後靠山，前面是一條曲曲彎彎的小河。附近的農民，就引水灌溉河兩岸的稻田。

這裏的農民，在解放前，除一戶富農外，其餘都是無地或少地的貧農和僱農，受着地主階級殘酷的剝削。不用說他們種稻子吃不上大米，就連居住的地方也因反動統治的威迫而經常流動。

解放後，他們在共產黨的領導下，打倒了封建地主，分得了土地、車、牛。從此，多少年來的盼望——自己能有點地種，才算實現了。金時龍說：「因為我們親眼看見共產黨毛主席解放了我們，所以共產黨告訴我們怎樣做，我們就怎樣做。因為聽共產黨的話，我們由於走組織起來的道路，生活是越過越過好了。」

經過了幾年來的生產合作互助，他們全組的生活都富裕起來了。現在除了新搬入的一戶外，二十一戶都過着中農的生活。婦女們都穿着花短褂長裙子。冬天兒童們也穿得圓圓地背着書包上學。全組還有十三個中學生在延吉中學讀書。社員尹成根告訴我，他已能全年吃大米了。像這樣的還不止他一戶。最好的，一年也能吃兩三個月大米。

他們這個生產合作社，現在共有二十二戶，有土地四十三垧六畝七分（水田十六垧三畝一分，旱田二十七垧三畝六分），牛十一頭，車十一輛，男女勞動力四十四個。這個組在幾年來的合作互助中，已積累了一部分公有財產，比如托兒所、改良農具、豬圈、雞舍、畜力打穀機等。一個叫做金順愛的婦女向我說：「我們生產合作社將來就要走向社會主義，用拖拉機種地，集體生產，日子會過的比現在更好呢！」金時龍說：「我們現在的努力，就爲的是給社會主義創造條件！」

他們幾年來所走的道路，證明一條真理：農民，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和幫

助下，組織起來發展生產，才能擺脫貧困，求得徹底的解放。

一 互助組的鞏固和發展

強迫命令的教訓

一九四七年土地改革後，分的車、牛和農具都分散在各個農民手裏，當時幹部聽說上級號召要組織起來，就下了一道命令，把全屯二十五戶都組織在一起生產（一戶富農也在內）。雖然有些人不願意參加，可是怕幹部說不服從「命令」，不執行「國策」，而被鬥爭，所以都參加了。

當時選屯長金炳千爲大組長，也規定了評分辦法，勞動最好的是十分。因爲是強迫命令組織起來的，在生產中，就不能貫徹互助兩利的原則，也沒有很好地組織分工，不管地多地少，全組三、四十個勞動力，都一起去幹，人多活少的時候，有些人就坐在地頭上講故事。記分時，不管勞動好壞，有一個算一

個，都記十分工。因此勞動好的，有很多意見。崔成天看到這種情況，就不願參加互助組幹活，早晨起來先到自己地裏幹一氣活，然後再到組裏去掙工分。有些耍尖頭的說：「好社會來到了，幹活也吃飯，不幹活也吃飯。」勞動好的聽到之後，敢怒而不敢言。因為這樣，所以有的人，本來地不多，用的工却不少（窩了工）。秋後結賬時，金炳千地少勞動力多，本來應當餘工，可是他還欠了別人十五個工，應當缺工的崔德松倒賺了二十個工（因為他的地多，少窩了工，另外他給別人出工數也多）。因為窩工很多，那年全屯土地還有撩荒的，收穫糧食自然就很少。金光燮老頭氣得到處宣傳說：「互助組是吃人鬼，再互助三年就得把我們都吃光了。」還沒到秋，互助組就垮台了。

這一年的互助組，用金時龍的話來說，就是：因為強迫命令，把小組搞垮台了。可是這一教訓，也豐富了幹部特別是金時龍的領導經驗，使他永遠記住了：一切工作不能依靠強迫命令。

自願兩利組織起來

一九四八年春季，全東北農村都展開了大生產運動，黨號召農民組織起來，發展生產。金時龍那時是村的公安委員，因為他很少講話，在屯子裏還沒有人注意他，可是他時常考慮：解放前過着那樣的痛苦生活，因為來了共產黨，農民才鬥倒了壓在頭上的地主，分到了土地、車、牛，掌握了印把子，這一切事情明明都對我們有好處，可是共產黨提倡的互助組爲什麼就不好呢？他想來想去也想不出道理來，就跑到區裏找到工作隊長宋明同志，問道：「去年我們組織起來少打了糧食，羣衆都不願組織互助組，這得怎麼辦呢？」宋明同志告訴他要自願兩利，由小到大，並詳細地告訴他如何把羣衆組織起來。金時龍聽完之後，心裏像開兩扇門地高興，回到村裏就和幹部崔德松商量怎樣再把羣衆組織起來，決定召開全組組員大會，重新宣傳組織互助組的好處。可是當召集開會時，羣衆都不願來，有的人聽說組織互助組便偷偷溜走了。金光變不滿

意地向幹部說：「我也不參加互助組，當然用不着去參加會！」羣衆不露面，事情無法進行。金時龍和幹部研究了這種情況，就又召集積極分子商量，傳達了宋明同志的話，把他們的思想打通了，然後再讓他們到羣衆中去宣傳，動員大夥組織插秧組。因為羣衆過去有插秧的習慣，又加上各戶生產工具不足，生產都有困難，在幹部和積極分子推動下，醞釀了幾天，全屯自願結合組成五個插秧小組。可是把四個幹部甩開了。因為羣衆怕幹部開會耽誤工，因此四名幹部只好單獨組成一個小組，金時龍在小組會上進行了思想動員說：「要堅決響應黨的號召，做出樣子，來帶動羣衆一道前進。」並訂了生產計劃，實行地頭評工。

當時黨號召幹部參加生產，領導生產，盡可能少開會；又加上幹部思想醞釀成熟，所以不管是種地、剗地、踏地都走在其他小組的前面。因此，羣衆又背後議論開了。有的說：「這些幹部淨耍尖頭，去年和我們在一組時，他們老開會，叫我們給他們幹活，今年不在一組啦，他們也不開會啦，幹的還挺有勁

呢！」崔成天接過來說：「來年我自己單幹，比他們更強！」四個幹部聽到了羣衆的議論以後，就決定把小組拆散，分頭參加到其他小組裏去。和羣衆商量的結果，都一致表示歡迎。金時龍就參加到問題最多快要垮台的崔成天小組裏去了。爲了生產更有計劃，需要選一個大組長，統一領導，當時選誰誰不願意幹，金時龍在這種情況下，就自報奮勇，經過五個小組的同意，擔任了大組長。

這一年，各小組實行的都是地頭評工的辦法，大家評分都很認真，糾正了一九四七年的缺點，組員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，不但沒有撿荒地，而且水田平均每畝收穫五千斤，旱田每畝平均收穫二千斤。另外還抽出剩餘勞動力開了八畝生荒（水田），合資買了兩口豬餵着，又組織大車拉腳，掙了五百多萬元。生產發展了，連最反對組織互助組的金光燮老頭也有些轉變了，他說：「互助組不錯啊，我過去的想法不對頭。」在這一年裏，他們小組裏還簡單地規定了些勞動紀律，如不出工須向組長請假，日出下地，日落回家等。

但是，在實行「地頭評工」當中，大家對於誰的工多誰的工少，引起了很多爭論，浪費了好多時間。比如經常要在地頭評工花掉很長時間，土地主想要少評一些，好少付工資，旁的組員就想多評一些好多掙工資；劃地時，都想在雨前和上午給自己幹……。總之大家都在盡量尋找機會使自己的地省工，組員之間有了隔閡，積極分子、組長爲了團結全組，也只好自己吃虧。在年終總結時，大家計算地頭評工當中產生了十幾個具體問題無法解決，金時龍稱之爲「地頭評工當中的十八個矛盾」。另外，集體開荒生產的錢平均分配，也有些組員不滿。

在這一年生產當中，雖然獲得了些成績，但是，問題是不少的，這些問題如得不到適當的解決，互助組就將要停滯不前，甚至有垮台的危險。

同年秋天，金時龍由於黨的幫助和自己不斷的努力，光榮的參加了中國共產黨。從此，他的信心更高了，把解決生產中矛盾問題的責任，担在自己的肩上。經過黨的幫助和教育，使他更進一步地認識到黨在農村裏的生產政策和領

導路綫，他開始瞭解到一個共產黨員在領導農村生產中的任務是艱巨的。所以他兢兢業業地研究小組生產中發生的一切問題。這樣，才把小組一步一步地引向了更高的階段。

「標準工」

一九四九年春天，小組討論怎樣改進互助組工作時，有些組員都覺得互助組的問題太多啦！經常發生爭吵，有多麻煩，不如單幹省心。宋炳寬說：「那麼些問題，怎麼辦哪！」也有的說：「有這麼多問題，還幹個啥勁呢？」因此也有些人動搖了。只有幹部和積極分子是堅定的，認為這些矛盾是可以解決的。積極分子崔德松說：「咱們小組是在黨的領導下，羣衆自願組織起來的，在生產上，雖然有些問題，可是也收到了很多成績，應該堅持下去，共產黨是絕不能領我們往錯路上走！」金時龍當時想：「我是共產黨員，黨給的任務，就是組織起來，這是農民應當走的光明大道，我一定堅持到底。」在這種思想

支配之下，金時龍領導全組，不斷開會研究如何解決爭論最多的「費工不一致的問題」。在討論中，大家提出很多意見，給他很多啓發。他想如果把土地先評出一定工數（標準工），這個問題是可以解決的。經過了幹部和積極分子的商量，大家都同意，又提到村支部委員會討論通過了。

「標準工」的辦法，就是把每塊土地，民主評定一年耕種所需勞動工數，假如因晚剷用工超過評定的「標準工」數，就由全組勞動力負擔，省工也歸全組勞動力所有，土地所有者只付評定標準的工資。

這個辦法提到組員大會上討論時，開始有些人還疑疑惑惑，怕不能公平合理，可是，經過仔細討論後，絕大部分組員認為這樣比較公平，可以不為費工的事再爭論不休了。雖然這樣崔成天還說：「『標準工』那能那樣公平合理呢？」幹部針對他的思想，進行了說服，但在評工時，他硬說把他的地評多了。有的人批評他說：「你自己的地，就是你自己幹也得那些工。」結果，這個辦法被羣衆接受了，於是大家就根據土地好壞、遠近、地塊的長短等情況，

評完了全組所有土地所需的工數，一般的水田是一百七十一個工，旱田是七十三個工。

一九四九年，副業生產增加了，共有五口豬，租入一垧七畝二分水田，開荒地八畝，拉腳，種黃菸一垧半，估計到老秋收入是很多的，所以在七月時，組員朴世日就向副聯組長崔德松提出副業生產分紅的問題，他說：「如還像去年那樣分紅的話，出勞力多的人那就太吃虧了。」當時金炳千也感到去年的分紅辦法不對。金時龍認為組員們這個意見很對。他先拿金炳千的地算了一下細賬，一個工八升高粱確實是太低了。金時龍說：「從這裏可以看出地多勞動力少的佔便宜，勞動力多的吃虧。今年副業又多，如果再那樣分的話，勞動力就更吃虧了。」

但是，這個問題怎樣解決呢？也沒有個辦法，金時龍晚上睡不着覺的時候，也想這個事，苦惱了幾天。有一天早晨醒的很早，睡不着了，又想這個問題，忽然想到村供銷合作社的入股台賬上有分紅的辦法，他就馬上起來，到那

天剛亮，還沒開板呢！他把門敲開了。當時看到台賬上的項目裏有資金股、紅利……心裏就有些開竅了。他想：如果副業生產也分資金股和勞動股，問題不就解決了嗎！這個辦法，提到黨支部研究通過後，在小組組員大會上，討論了三天，羣衆都一致贊成。辦法是：把投到副業上的錢算做資金股，凡是組員實際出的工數超過他自己所有土地評定的標準工數時，超過的工數，就做爲勞動股，如不超過，就要補給小組工錢，勞動股裏也沒有他的份。副業的盈利，由資金股與勞動股對半平分。這樣，資金股有些多了，有的人看到投資副業生產合適，就又在這上面打算盤。到一九五〇年，崔成天就要賣牛投資。金時龍看到這樣會影響農業生產，就和大家商量，改爲三（資金股）七（勞動股）分紅了。

這一年，農業生產比一九四八年又提高了。全組上糞一千多車，旱田都是兩剗兩趟以上，水田一般都是四剗，另外還租種一垧四畝三分地。全組十八垧零二分水田，共收稻子九萬一千九百零二斤，每垧平均產量五千一百斤，比頭一年增加一百斤。三十四垧二畝旱田，因受旱災，只收八萬七千五百五十二

斤，平均每畝收二千五百六十斤。水田每畝比單幹戶多收二百多斤。當年的副業生產有集體開荒地、租地種菸、養豬等，共收入東北幣兩億二千八百萬元。另外還養羊四十一隻，雞三百七十隻。雖然因為沒有飼養管理經驗，又不懂技術，雞幾乎全部死光，羊也沒有掙錢，但在年終，他們小組生產還是很好的，被選為縣一等模範互助組，縣裏還獎給了洋犁和改良農具。

產量保證制

一九五〇年，他們小組耕地面積擴大到五十三畝。

實行「標準工」以後，雖然解決了費工不一致的矛盾，但是，由於耕作的先後，而影響到打糧多少的問題，並沒解決。在水田插秧的時候，大家都爭着先插；穀子割二遍時，已決定先給崔仲天割，崔成天却先去割自己的地；到水田放水的時候，本來小組已經派一個人看水，組員還是不放心，休息時，有些人就跑到自己地裏去看水。大家都怕晚插秧、晚割地，自己的地少打糧。事情

也確是這樣。尹成根三畝四分水田（二十三級），打二千零五十多斤稻子，金時龍三畝七分水田（二十四級），才打了一千七百八十斤稻子。因為金時龍的水田，是全組最後插秧的，地級雖好，可是少打了糧食。爲了打糧多少的問題，全組討論解決辦法，同時又想到文順玉有一垧水田是三十級地，因糞上的太多，稻子長的高，被風吹倒，糟蹋了糧食。反過來，有些地很需要糞，因爲自己沒有糞上，就少打了糧食。大家一致認爲這樣上糞，也是不合理的。

討論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時，有人提出：乾脆把全組土地都歸公有，不管那塊地，都讓它和大家有關，就不會再有人個顧個了。這個意見，馬上就有很多人贊成，當時金時龍同志也同意，可是他想到自己是共產黨員，不知這樣做是不是合乎黨的政策，他就向正在該村工作的牛副縣長請示，牛副縣長當時告訴他不要急於土地入股，可先實行「產量保證制」，這個制度實行好了，再研究土地入股問題。

金時龍同志回到組裏，說服了要求土地入股的人，然後又討論如何實行

「產量保證制」。討論結果是：按地級常年產量和近一二年的實際產量，評定每垧地的產量保證標準，先由土地所有人自報，然後由小組評議。各戶的肥料由小組收買，按土質需要合理施用。凡是沒有達到保證產量，不足的部分，由小組負責補够，但要是因為天災沒有達到保證產量時，不足部分小組不負責任。凡是超過保證產量部分，歸小組勞動力均分。辦法決定後，在評定產量時，就有些人恐怕自己地的產量評低了，大家爭論的挺厲害。崔昌順五畝旱田，自報產量一千二百九十斤，組內給評一千一百斤，雙方爭執不休，誰也不肯讓步。崔昌順還說：「我的地不是五畝，能有八畝。」大家不服氣，就親自到地裏丈量，結果還是五畝地，崔昌順才不再爭了。

這一年，全組上糞一千一百車，水田翻兩遍，百分之六十的土地實行了正條插秧，百分之二種的是元子二號優良品種，並有三畧七畝地施了追肥，所以產量大大增加了。十八畧九畝三分水田，實際產量是十二萬多斤，比保證產量多打四萬九千多斤；旱田實際產量是十萬零四千九百多斤，超過保證產量二萬

五千多斤。另外還有集體開荒地和租種地的收穫沒算在內。副業生產除大車拉腳外，還組織了一部分人上山挖藥材。

二 土地入股的一年

土地入股是怎樣引起的

實行土地入股並不是突然的。一九五〇年就有人提出過，不過沒有實行。在一九五〇年，實行「產量保證制」時，大家爲了合理經營土地，保證產量，就集中力量往不好的地裏上糞。宋炳寬的七畝一分沙土地裏，共上三十六車糞，崔太洙的四畝二分水田，也上了不少糞。所以秋後宋炳寬的實際產量比他的保證產量多八百多斤，崔太洙的實際產量超過保證產量將近一倍。可是他倆硬說是小組把產量給評低了，要求重新評產量，如果不重評，就要退組。雖然有許多人向他們講：這是由於集中上糞和組織起來改進技術的結果，並不是評

低了，但他倆仍然還是堅持自己的意見。組員們都說：小組計劃幾年內在山坡地和河岸地植樹，好保護農田不受水害，並要逐漸改良不好的土壤，如果將來這些計劃都實現了，自私自利的人都要退組，這個小組不就垮台了嗎！我們幹的還有個什麼勁頭！

這些問題都擺在眼前，金時龍經常考慮：怎樣才能把小組鞏固下去，使大夥齊心合力搞好生產。

前進呢？後退呢？

爲了解決前面所說的問題，金時龍領導全組前後開了八十多次會。

據說這是小組內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時候。有人提出：還是回到「標準工」去吧！當時就有人反對：「那樣，咱們小組不是向後退了嗎？我們應該向前進啊！」到底怎樣前進呢？大家意見也不一致。爭論到最後，就有人提出：「土地入股，按勞動力和土地分糧」的辦法，經過討論，絕大多數組員都同意。當